

佛典別生經考察

——以唐代及其之前的佛典目錄為範圍

王文顏*

摘要

佛教信徒為了傳教需要，常常從大部佛經中抄出局部經文單獨流通，此類經典即稱為「別生經」，又名「抄經」。「別生經」的數量很多，是古代佛典目錄學家處置的重要對象之一。本文先將「別生經」分為「抄原典」和「抄譯本」二類，然後分別討論其細部問題，最後提出四項研究心得，請學界指教。本文對佛經翻譯和佛典目錄的研究者，具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別生經、抄經、佛經、目錄、翻譯



A Study of “Bie Sheng Jing”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n the Basis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Bibliography during and before the Tan Dynasty

Wang Wen-Yen

Abstract

For the missionary purpose, Buddhists frequently excerpted parts of the whol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propagated these excerpts separately. These excerpted texts were designated as “Bie Sheng Jing” or “Chao Jing.” “Bie Sheng Jing,” which wa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of ancient Buddhist Scripture bibliographers, is of various kinds. This research paper will divide “Bie Sheng Jing” into two categories--excerpts from original canons and excerpts from translated canon--and will have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both of them severally.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I will provide four concluding points, hoping that scholars will give me further advice. It is my hope that this paper will be of some value for those who conduct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or bibliography of Buddhist Scriptures.

Keywords: Bie Sheng Jing, Chao Jing, Buddhist Scriptures, Bibliography, Translation



一、前言

「別生經」，又名「抄經」、「支派經」、「支派出生經」，其中「別生經」或「抄經」是佛典目錄學家最常用的稱呼。隋·彥琮《眾經目錄卷三》說：「別生，於大部內抄出別行。」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六》說：「支派經者，謂大部之中抄出別行，大般若第二會之類是也。」漢譯本佛典之中，有許多篇幅非常龐大的經典，如《四阿含經》、《般若經》、《大寶積經》、《大方等大集經》、《華嚴經》等，若要整本閱讀，則曠日廢時，佛教徒為了「隨宜化誘，應物施緣」¹，也就是為了方便誦讀，接引有緣人，往往摘錄其中一個片段，單獨流通，因為它是「抄」自大部經典，由大部經典「支生」而出，所以稱為「抄經」或「別生經」。

二、佛典目錄登錄別生經的概況

許多古代的佛典目錄學家，都將「別生經」視為重要的處置對象，因此在編撰佛典目錄之時，大都列有專門體例加以考訂。茲為便於下文討論，擬先將古代佛典目錄登錄「別生經」的情況，列舉如下：

梁·僧祐

《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500 餘部²

《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錄》：46 部、352 卷

隋·法經

《眾經目錄卷二·大乘修多羅藏錄·眾經別生分》：221 部、264 卷

《眾經目錄卷四·小乘修多羅藏錄·眾經別生分》：311 部、346 卷

¹ 見《開元釋教錄卷十六》（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大正藏55冊651頁。

²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之中，未特別標舉「抄經」的名目，但其序文說：「其一卷以還，五百餘部，率抄眾經，全典蓋寡，觀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道地、大集、出曜、賢愚、及譬喻生經，並割品截揭，撮略取義，強製名號，仍成卷軸，至有題目淺拙，名與實乖，雖欲啟學，實蕪正典，其為愆謬，良足深誠。今悉標出本經，注之目下。抄略既分，全部自顯，使沿波討源，還得本譯矣。」又卷五《新集抄經錄》說：「安公時抄，悉附本錄」，可見此中所列抄經，是道安《綜理眾經目錄》（已佚）中的抄經。又據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統計，此中凡註明「抄」或「抄某經」的經本，總計有458部，非序文所說的500餘部。

《眾經目錄卷五·大乘毘尼藏錄·眾律別生分》：16部、16卷

《眾經目錄卷五·小乘毘尼藏錄·眾律別生分》：6部、6卷

《眾經目錄卷五·大乘阿毘曇藏錄·眾論別生分》：15部、19卷

《眾經目錄卷五·小乘阿毘曇藏錄·眾論別生分》：86部、107卷

《眾經目錄卷六·佛滅度後抄集錄·西方賢聖抄集分》：50部、122卷

《眾經目錄卷六·佛滅度後抄集錄·此方諸德抄集分》：96部、508卷

隋·彥琮

《眾經目錄卷三·別生》：810部、1288卷³

唐·道宣

《大唐內典錄卷十·歷代諸經支派陳化錄》：562部、609卷⁴

唐·智昇

《開元釋教錄卷十六·支派別行錄》：682部、812卷⁵

《開元釋教錄卷十七·刪略繁重錄》：147部、408卷

以上五部佛典目錄，都現存於世，其中除《大唐內典錄》外，我們都可從中查見「別生經」的具體書目。另外還有一部已佚的佛典目錄，即高齊沙門統法上所編撰的《眾經目錄》，亦列有〈眾經抄錄〉127部、137卷⁶。

觀察以上所引，我們可以察覺「別生經」的數量相當龐大，佛典目錄學家在編撰目錄之時，都必須花費相當繁瑣的工夫，才能將其一一釐清。

三、抄原典類別生經

梁·僧祐律師在其《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錄》的序言中，表達對「抄經」的看法說：「抄經者，蓋撮舉義要也，昔安世高抄出《修行》為《大道地經》，良以廣譯為難，故省文略說。及支謙出經，亦有

³ 包含：大乘別生 121部 138卷、大乘別生抄 117部 137卷、小乘別生 352部 352卷、小乘別生抄 213部 326卷、別集抄 7部 334卷。

⁴ 按《大唐內典錄卷十·歷代諸經支派陳化錄》之中，並未列舉具體經目，不過序言說：「大乘別生經 221部 263卷、小乘別生經 341部 346卷。」合計 562部 609卷。

⁵ 包含：大乘別生經 209部 328卷、大乘律別生 7部 7卷、大乘論別生 7部 11卷、小乘別生 283部 283卷、小乘律別生 42部 49卷、聖賢集別生 134部 134卷。

⁶ 此本目錄雖已亡佚，但其綱目見於《開元釋教錄卷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大正藏 55冊 574頁。

《字抄》。此並約寫胡本，非割斷成經也。而後人弗思，肆意抄撮，或棋散眾品，或爪剖正文，既使聖言離本，復令學者逐末，竟陵文宣王，慧見明深，亦不能免，若相競不已，則歲代彌繁，蕪黷法寶，不其惜歟！」僧祐律師將抄經粗分為二類：其一是「撮舉義要」、「約寫胡本」，也就是譯經師從大部的佛經原典之中，先行摘取重要的片段，然後漢譯成文；下文為了方便行文討論，我們暫且稱這種抄經為「抄原典類別生經」。其二是後人從已經漢譯的佛典之中，「肆意抄撮，或棋散眾品，或爪剖正文」，也就是摘錄已經漢譯的佛典的一部分，使其單獨流通於世，我們也暫且稱這種抄經為「抄譯本類別生經」。對於前者，僧祐律師給予肯定；對於後者，僧祐律師則給予譴責。

僧祐律師將抄經分為二類，既顧及原典，又顧及譯本，算是比較簡要而周全的作法，後代的佛典目錄學家，大都承襲此一觀點，對於「約寫胡本」類的經本，採取肯定的態度，將其視同一般譯本，有的還特別設立一個單元，專門登錄這類譯本，例如隋·法經《眾經目錄卷六》中的〈佛滅度後抄集錄·西方賢聖抄集分〉，隋·彥琮《眾經目錄卷二》中的〈賢聖集傳〉，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八、卷九》中的〈賢聖集錄〉、〈賢聖集傳〉，唐·智昇《開元釋教錄》中的〈賢聖集傳〉⁷，亦即佛典目錄中凡是以「賢聖集」為綱目者，其中即登錄許多這種「抄原典類別生經」的譯本。

為了進一步瞭解這種「抄原典別生經」的梗概，茲舉《道行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大智度論》等為例，說明如下：

《道行經一卷》，僧祐律師於《出三藏記集卷二》說：「漢桓帝時，天竺沙門竺朔佛齋胡本至中夏，到靈帝時，於洛陽譯出。」又註說：「安公云：『道行品者，般若抄也，外國高明者所撰。』安公為之序、注。」按《道行經一卷》已佚，不過《出三藏記集卷七》中有道安法師的〈道行經序〉，及「未詳作者」的〈道行經後記〉二文，從中我們可以得悉《道行經》的來歷與傳譯過程。

道安〈道行經序〉說：「佛泥曰後（按即：佛涅槃後），外國高士抄九十章為《道行品》。桓靈之世，朔佛齋詣京師，譯為漢文，因本順旨，轉音如己，敬順聖言，了不加飾也。然經既抄撮，合成章指，音殊俗異，

⁷ 《開元釋教錄》中以〈賢聖集傳〉為體例的綱目，散見於多卷之中，不一一列舉。

譯人口傳，自非三達，胡能一一得本緣故乎？由是《道行》，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仕行恥此，尋求其本，到于闐乃得，送詣倉垣，出為《放光品》。斥重省刪，務令婉便，若其悉文，將過三倍。」
 「未詳作者」的〈道行經後記〉說：「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陽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薩竺朔佛時傳言，譯者月支菩薩支謙，時侍者南陽張少安、南海子碧，勸助者孫和、周提立，正光二年⁸九月十五日，洛陽城西菩薩寺中沙門佛大寫之。」由以上所引，得悉《道行經》是外國高士所抄，因此譯本品質不很理想，所謂「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都是起因於譯本源頭的問題。

三國魏朝的朱士行⁹講說《道行經》，曾遭遇重大障礙，因而立志西行取經，《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朱士行傳》說：「初天竺朔佛，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人口傳，或不領，輒抄撮而過，故意義首尾頗有格礙，士行常於洛陽講《小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迎《小品》。遂以魏甘露五年（西元 260 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還洛陽……河南居士竺叔蘭，善解方言，譯出為《放光經二十卷》。」按朱士行是中國第一位西行取經的僧侶，他西行取經的動機，是因為所研習的經典的譯本品質不佳，而造成譯本品質不佳的原因，則是譯本所依據的原典是出於「抄錄」而來，等到《小品般若經》或《小品般若經》等經本完整的傳譯之後，一卷本《道行經》的命運當然就註定要被冷落或亡佚了。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五卷》，《大唐內典錄卷三》說：「晉孝武世，天竺三藏沙門曇摩婢，秦言法愛，執小品梵本（按當為：小品梵本），竺佛念譯為秦文。亦云《長安品》，從所出處為名。是外國經抄。」按此經其實是苻秦建元 18 年（西元 382 年）譯於長安的，道安法師曾參與校訂工作，並為之寫序文¹⁰。此經是《小品般若經》的異譯本，既然它是「外國經抄」，其篇幅或品質，當然與全譯本有異。《小品般若經》

⁸ 按東漢靈帝年間無「正光」之年號，疑為「中平」之誤，「中平二年」則為西元 185 年。

⁹ 「朱士行」有作「朱仕行」。

¹⁰ 道安法師的序文收錄於《出三藏記集卷八》（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1 月），大正藏 55 冊 52 頁。

的譯本，現存者有 7 部，其中姚秦·鳩摩羅什和唐·玄奘的譯本，最受世人肯定，茲舉其品目、字數，以與曇摩婢譯本比對如下：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大般若經第四分
苻秦·曇摩婢譯 5 卷、13 品 四萬餘字	姚秦·鳩摩羅什譯 10 卷、29 品 九萬四千餘字	唐·玄奘譯 18 卷、29 品 十四萬七千餘字
1 道行品	1 初品	1 妙行品
2 問品	2 釋提桓因品	2 帝釋品
3 功德品	3 塔品	同上
同上	同上	3 供養窣堵波品
同上	4 明咒品	同上
同上	5 舍利品	4 稱揚功德品
同上	6 佐助品	5 福門品
4 善權品	7 迴向品	6 隨喜迴向品
5 地獄品	8 泥犁品	7 地獄品
6 清淨品	同上	8 清淨品
同上	9 歎淨品	同上
	同上	9 讚歎品
	10 不可思議品	10 總持品
	11 魔事品	11 魔事品
	12 小如品	同上
	同上	12 現世間品
	13 無相品	同上
	同上	13 不思議等品
	同上	14 譬喻品
	同上	同上
	14 船喻品	同上
	15 大如品	15 天讚品
7 本無品	同上	16 真如品
8 阿惟越致相品	16 阿惟越致相品	17 不退品

9 恒架調優婆夷品	17 深功德品	18 空相品
同上	同上	19 深功德品
同上	18 恒伽提婆品	20 剋伽天品
10 守空品	同上	21 覺魔事品
11 遠離品	19 阿毘跋致覺魔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2 善知識品	20 深心求菩提品	22 善友品
13 釋提桓因品	同上	23 天主品
同上	同上	24 無雜無異品
	21 恭敬菩薩品	同上
	同上	25 迅速品
	22 無慳煩惱品	同上
	同上	26 幻喻品
	23 稱揚菩薩品	同上
	同上	27 堅固品
	24 囑累品	同上
	同上	28 散花品
	同上	同上
	25 見阿 佛品	同上
	同上	同上
	26 隨知品	29 隨順品
	27 薩陀波崙品	
	28 曇無竭品	
	29 囑累品	

從上表的比對，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曇摩婢譯本因為是「抄經」，所以字數只有四萬餘，比起羅什譯本的九萬四千餘，玄奘譯本的十四萬七千餘，顯然少了許多。就品數而言，羅什、玄奘的譯本，都是 29 品，曇摩婢譯本卻只有 13 品而已，幾乎刪略大半的篇幅，難怪後世研習《小品般若經》的讀者，沒有人選它作為讀本，因為它是「抄經」，所「闕」太多的緣故。

姚秦·鳩摩羅什譯出《大、小品般若經》之後，為了進一步糾正當時以玄學解說佛學的偏差現象，乃緊接著翻譯《大智度論一百卷》，此論是古印度佛學大師龍樹的傑作，內容在於論釋《小品般若經》的義理，論中引述經典甚多，對保存當時北印度佛教史料深有貢獻。論中極力闡揚「性空幻有」的思想，被後世稱為「論中之王」。羅什弟子釋僧叡有〈大智釋論序〉，及未詳作者的〈大智論記〉¹¹，記其翻譯始末。

釋僧叡〈大智釋論序〉說：「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並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大智論記〉說：「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其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按百卷本《大智度論》的篇幅雖然已經很龐大，但也只是原典的一小部分而已，其中「初品」和「解釋品」是全文翻譯，其他各品則只是摘要翻譯，如果要全本翻譯，推測篇幅可能 10 倍於今本。

觀察以上 3 個例子，由原典抄譯而來的《道行經》和《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因為它們是佛說的「經」，佛教徒必須時時研習吟誦，所以迫切需求「全譯本」，一旦全譯本問世，抄譯本就註定要沒落。《大智度論》因為它們是佛教哲人所著的「論」，「論」的作用在於闡釋經義，經義既明，「論本」是否完整，則不甚重要，《大智度論》後來沒有重譯本，原因可能在此。廬山慧遠甚至還認為百卷本《大智度論》太龐大，不方便研習，進一步將其再濃縮成 20 卷，說見後文。

四、抄譯本類別生經

由抄錄漢譯本而產生的「別生經」，數量最為龐大，是「別生經」的大宗，一般通稱的「抄經」、「別生經」，指的就是此類。古代佛典目錄學家登錄經本的方法，大都遵循「分經、律、論」、「分大、小乘」的模式，對「別生經」的處置，當然也不例外，在體例安排方面，先遵循「分經、律、論」、「分大、小乘」的模式，然後再具體登錄「別生經」

¹¹ 釋僧叡〈大智釋論序〉，及未詳作者的〈大智論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均收錄於《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正藏 55 冊 74、75 頁。

的書目，登錄時都具體指明出自某經，並且採取分門別類、集體登錄的方式。茲舉隋·法經《眾經目錄卷四·小乘修多羅藏錄·眾經別生分》為例，說明如後：此中所登錄的是小乘經典中的別生經，法經先分門別類登錄別生經的書目，然後依序小結：「右一經出《正法念經》」、「右二十五經出《增一阿含經》」、「右四十經出《中阿含經》」、「右一百二十八經出《雜阿含經》」、「右四經出《長阿含經》」、「右五十經出《生經》」、「右五經出《賢愚經》」、「右十二經出《修行道地經》」、「右一經出《大十二門經》」、「右八經出《義足經》」、「右三經出《七處三觀經》」、「右一經出《普曜經》」、「右一經出《中本起經》」、「右六十一經，是諸經所出，既未見經本，且附。」最後再總結說：「前三百四十二經，並是後人，隨自意好，於大本內抄出別行，或持偈句，便為卷部，緣此趣末歲廣，妖濫日繁，今宜攝入，以敦根本。」

一般的「別生經錄」，大都採用上述的登錄方式，其條理綱目，固然清楚可觀，但佛典目錄學家如何篩檢、判定這些「別生經」，則未在目錄中仔細說明，甚為可惜。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七、刪略繁重錄第四》之中，登錄經本「一百四十七部、四百零八卷」，內分四個單元：

- 1、新括出別生經：67 部、185 卷
- 2、新括出名異文同經：30 部、52 卷
- 3、新括出重上錄經：8 部、30 卷
- 4、新括出合入大部經：52 部、141 卷

這四個單元所登錄的經本，都是「重複出現」的經本，廣義的說，都可算是「別生經」；智昇在序言中說：「刪繁錄者，謂同本異名，或廣中略出，以為繁賸，今並刪除，但以年歲久淹，共傳訛替，徒盈卷帙，有費功勞，今者詳校異同，甄明得失，具為條目，有可觀焉。」智昇在《開元釋教錄卷十六、支派別行錄第三》之中，已經對「別生經」做了詳細的登錄，緊接著又安排《開元釋教錄卷十七、刪略繁重錄第四》，其顯示的意義，是《開元釋教錄卷十六、支派別行錄第三》所登錄的「別生經」，是總結前代佛典目錄學家的成果，而《開元釋教錄卷十七、刪略繁重錄第四》所登錄者，則是智昇編撰《開元釋教錄》時，重新篩檢出來的，因此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智昇篩檢「別生經」的方法，以及「別

生經」的主要類型。茲以《開元釋教錄卷十七、刪略繁重錄第四》所登錄的經本為例，擇要分述如下：

《虛空藏所問經八卷》(夾註：亦云：方等王虛空藏經，或直云：虛空藏經，五卷)：右一經是《大集經》中〈虛空藏菩薩品〉別抄流行。《大周錄》云：乞伏秦代沙門聖堅譯者，謬也；彼聖堅譯者，闕本。

《虛空藏菩薩問持經得幾福經一卷》：右一經亦是《大集·虛空藏品》中別抄流行。諸錄皆云：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者，謬也。

《密迹金剛力士經二卷》：右一經，內典錄云：失譯者，非也。今尋其本，乃出五卷《密迹力士經》中，從第四卷初第四紙五言偈後第五行第五字下生起，至第五卷末，文句全同。

《佛般涅槃行兩大臣告王經一卷》：(夾註：出第三十八卷¹²)

《八大國王分舍利經一卷》：(夾註：出第三十八卷末，第三十九卷初¹³。)此上二經，文相錯涉，其《大臣告王經》，比於後經，前文賸兩紙餘；其《分舍利經》，比於前經，後文可賸三紙，餘並無異，鈔為二經，繁而未當。

按以上五本別生經的登錄方法，是最常見的模式，智昇經過經本的比對之後，具體指明其抄錄出處，確認其為別生經無誤；同時智昇還糾正前代經錄的失誤之處。上引後3經，智昇還詳細記錄比對的細節，可見其處理經本的謹慎態度。

《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二卷》：右一經，即是《舊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別出流行，初加證信序，及取第二會初緣起置之於首。長房等錄並云：西晉譯者，謬也。

按舊本《華嚴經》有34品，〈寶王如來性起品〉是第32品，智昇篩檢出來的這本《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二卷》，即根據此品加以改造，

¹² 按指《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雜事四十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大正藏24冊207頁。

¹³ 同上註。

增加「證信序」，並移動「第二會初緣起置之於首」，經過如此加工，面目已經完全改變，如果不是細心的比對，很難使之現出別生經的原貌。

《哀泣經三卷》(夾註：或二卷，六品)：右一經與《方等般泥洹經》，文同名異，其《方等泥洹》初品名〈哀泣〉，乃取此品名目，以作經題，比於《方等泥洹》，後闕三品，文不足矣。

《寶田慧印三昧經一卷》：右一經與《慧印三昧經》，文句全同，名廣略異。長房錄云：《慧印三昧經》亦名《寶田慧印三昧經》，周入藏錄二本俱載，一單一重，誤之甚也。

按以上 2 經，代表別生經的另一種類型，就是經本文句完全相同，只因「經名」不同，而被誤認為是 2 部不同的經典。

《菩薩地持經十卷》：(夾註：或八卷，亦名《菩薩戒經》，又名《菩薩地經》)右一經，亦名《菩薩地持論》，今此錄中，編之為律，存其經名，除其論錄。《周錄》中云：《菩薩地持經》闕本者，誤也。又《周錄》中此一本經，既有多名，前後差互，凡六處重上，錯之甚也(夾註：大乘經中一處上，大乘律中二處上，大乘論中一處上，闕本錄中二處上。)餘經重載，其數非一，恐繁紙墨，故略述之。

《攝大乘釋論十二卷》：右一論，隋開皇仁壽年中《眾經錄》及唐《內典、大周錄》等，皆存二本，云與十五卷《攝論》同本異出，俱是陳朝三藏真諦所譯者，誤也。今勘文句，首末全同，卷雖多少有殊，不可分為二部。但存十五卷本，十二成(「成」字或為「卷」字之誤)者除之。

從以上所引二例可知，古代佛典目錄學家在編撰經錄之時，因為對譯本的性質失察，所以會產生一再重複登錄的情況。按《菩薩地持經》，又名《菩薩地經》、《地持經》、《菩薩戒經》，北涼·曇無讖譯；此經係由彌勒佛菩薩所著的《十地論》中抄出別行，闡述菩薩之種性、發心、修行、果得；因為它以「經」為書名，又從「論」中抄出，所論述的內容與「律」相關，所以在歸類方面，特別容易引發困擾，難怪《大周錄》

會重複登錄 6 次。《攝大乘論》是印度無著的論著，闡發唯識思想，唐代法相宗以之為立宗的重要典籍之一，有元魏·佛陀扇多、陳·真諦、唐·玄奘等人的譯本；《攝大乘釋論》則是闡釋《攝大乘論》的典籍，印度世親的論著，有梁·真諦、隋·達摩笈多、唐·玄奘等人的譯本；由於「本論」和「釋論」分別有 3 個重譯本，不論書名或譯人，又都有重疊之處，因此容易造成差錯。

右《密迹力士經》下，合二十三部、共八十一卷，並是《大寶積經》諸會舊譯，三藏菩提流志勘梵本同，更不重翻，直編會次，既合入大部，別者刪之。

右《三律儀經》下，合二十六部、共四十四卷，大唐先天二年（西元七一三年），南印度三藏沙門菩提流志（夾註：唐云覺愛）於西崇福寺譯，並是《寶積》諸會，編在大部之中，亦有鈔寫，別部流行，恐不知根源，故具條示。

以上二例所指的別生經，都是由《大寶積經》流出的，《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是一部總集式的大經典，由四十九會（相當於 49 部經典）組合而成，署名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的翻譯過程，有一段波折，原先玄奘大師譯畢《大般若經六百卷》之後，唐高宗即御請他翻譯《大寶積經》，玄奘大師說：「譯《寶積》之功，不謝於《般若》，余生涯已窮，恐不終其事。」（見開元釋教錄卷九菩提流志傳），後雖勉強從事，仍不濟事，又歎說：「此經與此土群生，未有緣矣！余氣力衰竭，不能辦也。」（見同上）直到神龍 2 年（西元 706 年），菩提流志才應唐中宗的邀請，重啟翻譯工作。當時譯場規模非常盛大，唐中宗親臨主持「啟筵」大典（開始翻譯的儀式），並挑選許多僧俗碩學襄助其事。菩提流志翻譯《大寶積經》的原則，據《開元釋教錄卷九·菩提流志傳》說：「上代譯者，勘同即附，昔來未出，案本具翻，兼復舊義擁迷，詳文重譯。」由此可知菩提流志並非全本重譯，而是依照 3 項原則來決定翻與不翻：第一，首先彙集所有寶積部的譯本，再與梵文原典逐一比對，如果梵文原典有，而漢譯本缺，則將所缺的部分翻譯出來。第二，如果已經有舊譯本，而且品質相當優秀，則直接「勘同編入」，不再翻譯。第三，如果舊譯本品質欠佳，不堪採入，則亦重新翻譯。經過如此處置之後，《大寶積經》四十九會之中，二十六會是菩提流志的

新譯本，二十三會是菩提流志將前人的舊譯本「勘同編入」。由於《大寶積經》是一部龐大的叢書，叢書中的每一部經典，原本就是自成體系的經典，有可能以「單本」或「抽印本」的型式，獨立流通於世。

南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是抄錄經典最著名的人物，歷代經錄對其抄錄經典的情況，均有登錄，例如：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錄第一》之中，收錄 36 部，另有兩部：《抄成實論九卷》，僧祐說：「齊武帝永明七年（西元四八九年）十二月，竟陵文宣王請定林上寺釋僧柔、小莊嚴寺釋慧次等，於普弘寺共抄出。」¹⁴《抄為法捨身經六卷》，僧祐說：「『抄』字在上，似是文宣王所抄，今闕此經。」¹⁵亦與竟陵王有關。隋·法經《眾經目錄卷二·眾經疑惑五》，收錄 23 部。隋·彥琮《眾經目錄卷四·疑偽》，收錄 35 部。唐·靜泰《眾經目錄卷四·眾經偽妄》，收錄 8 部。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十·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錄第八》，收錄 23 部。周·明佺《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五》，只登錄《阿差末經》1 部。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八·別錄中偽妄亂真錄第七》，收錄 43 部。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八》登錄的情況，與《開元釋教錄》完全相同。其中以《開元釋教錄》所登錄最為詳實。我們如果將上述各經錄登錄的經本加以整合，得出竟陵王抄經凡 44 部。

竟陵王的抄經，在經題上都冠上「抄」字，以為區分，也都是針對單一經典抄錄，例如《抄華嚴經十四卷》、《抄妙法蓮華經五十九卷》等等，即局限在《華嚴經》、《妙法蓮華經》之內，擇要抄錄成書。

歷代經錄所登錄的竟陵王抄經，除經典數量不盡相同之外，亦有編入「抄經」和編入「疑偽經」的差異，而且對其評價不一，例如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說：

右子注及抄經合一十七部、凡二百五十九卷，並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愛好博尋，躬自緝撰，備忘擬歷，不謂傳行，後代學人，相踵抄讀，世人參雜，惑亂正文，故舉本綱，庶知由委。¹⁶

¹⁴ 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抄經錄第一》（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大正藏 55 冊 37 頁。

¹⁵ 同上註。

¹⁶ 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大正

又如唐·道宣《大唐內典錄》說：

右二十三部、二十九卷，並齊竟陵王所抄，既異本經，題「抄」顯別，令後尋者，知有所因。然風味弘通，義理愜附，接蒙俗之繁博，考性欲之殊途，有道存焉，義非疑妄，而僧祐、長房諸錄，並注疑經，莫不恐涉澆浮，餘波失本，然情取會解，事取簡要，前後翻傳，備本無一，猶能開明像正，誘訓塵蒙，半偈全頌，寶璧之喻顯然，四字八言，靜倒之方攸託，據此而述，何得雷同玉石，不有甄解者乎？¹⁷

又如唐·智昇《開元釋教錄》說：

右從《佛法六義》下，五十四部、五百一卷（按其中包括竟陵王所抄四十三部、二百九十八卷），並名濫真經，文句增減，或雜採異義，別立名題，若從正收，恐玉石斯濫，若一例為偽，而推本有憑，進退二途，實難詮定，且依舊錄，編之偽末，後學尋覽，幸詳得失耳。¹⁸

由以上 3 則引文，可以看出費長房和道宣，都肯定竟陵王「抄錄經典」的行為，尤其道宣，幾乎將竟陵王的「抄經」捧上天，給予極其崇高的評價，智昇則比較抱持負面的看法，然而所有的佛典目錄，在安排體例之時，卻又毫無異議的將竟陵王的抄經列為疑偽經，屏除在大藏經之外，也因此使得竟陵王的抄經，沒有一部流傳於後世，如此前後矛盾的處置態度，實在令人不解。

另有一部抄經，性質與竟陵王抄經類似，也常為佛典目錄學家所討論，那就是慧遠的《般若經問論集二十卷》。《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慧遠傳》說：「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積，初學難尋，乃刪煩剪亂，令質文有體，撰為二十卷，序致淵邈，以貽學者。」慧遠自己寫有〈大智論抄序〉¹⁹一文，詳細說明成書過程。按鳩摩羅什翻譯《大智度論一百卷》

藏 49 冊 96 頁。

¹⁷ 見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1 月），大正藏 55 冊 335 頁。

¹⁸ 見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八》（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1 月），大正藏 55 冊 680 頁。

¹⁹ 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1 月）大正藏 55

的情形，已見前文，慧遠以為羅什的譯本過於龐大，於是進一步將其濃縮為 20 卷本，慧遠說：「遠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輒依經立本，繫以問論，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僧，共別撰以為集要，凡二十卷，雖不足增暉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俟來哲。」²⁰慧遠這本《大智度論一百卷》的「集要」，其實也是抄經的一種類型，與竟陵王的抄經，應該差別不多，但由於慧具有崇高的聲望，不論品格或學養，深受僧俗仰望，所以歷代都不敢將其視為「別生經」，更不敢將其視為「疑偽經」。

《續高僧傳卷一·僧伽婆羅傳》記載：「逮太清中（梁武帝年號，西元五四七～九），湘東王記室虞孝敬，學周內外，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像《內典博要》之類的佛典「類書」，歷代佛典目錄也登錄了許多部，例如隋·彥琮《眾經目錄卷三·別生、別集抄》中，即登錄有以下書目：

法寶集 200 卷	梁簡文帝令學士撰
眾經要集 20 卷	後魏世沙門曇顯等撰
內典博要 30 卷	梁湘東王記室虞孝敬撰
真言要集 10 卷	梁世沙門賢明撰
經律異相 50 卷	梁武帝令沙門寶唱等撰
淨住子 20 卷	南齊竟陵王蕭子良撰

以上這幾部典籍，唯有《經律異相五十卷》一部傳世至今，它是一部類書，專門抄撮佛經中的故事，以類相從，計分天、地、佛、菩薩、居士、鬼神、畜生等二十二類。其他幾部典籍雖然不傳於後世，但我們從書目的排序，書名、卷數等等推測，性質應該也是「類書」。這幾部典籍也全部或部分登錄在隋·法經《眾經目錄卷六·此方諸德抄集》、唐·靜泰《眾經目錄卷三·別集抄》、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三·此方撰述集傳》之中；當然，也有其他類似的典籍不斷問世。這些「類書」型

冊 75 頁。

²⁰ 同上註。

的典籍，都被佛典目錄學家登錄在「抄集」之中，視同「抄經」、「別生經」，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智昇說：「從《釋迦譜》以下四十部、合三百六十八卷，並是此方賢德撰集，然於大法，裨助光揚，季代維持，實為綱要，故編此錄，繕布流行，若寫藏經，隨情取捨。諸餘傳記，雖涉釋宗，非護法者，此中不錄。²¹」按《釋迦譜》以下典籍，包含《經律異相五十卷》、《陀羅尼雜集十卷》、《諸經要集二十卷》等類書，智昇一面肯定它們有「裨助光揚」佛法的功用，一面又說「若寫藏經，隨情取捨」，似乎又不關心它們的存續，實在令人費解。

五、結語

經由前文的論述，我們對別生經的種種性質，應該已有粗淺的認識，下文筆者擬將行文所得，簡要的陳述出來，以作為本文的結束：

(一) 別生經的數量非常龐大，據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抄經綜攬目錄表》的統計，出現在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及其之前的佛典目錄的別生經，總共有 1044 部，如此浩繁的經本，要一一校正，勢必耗費許多工夫，古代佛典目錄學家為整理文獻而付出的辛勞，後人應該給予掌聲嘉勉。

(二)「比對」是發掘別生經的不二法門，由前文引證的《密迹金剛力士經二卷》《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二卷》中，我們尤其感受到古代佛典目錄學家勤苦「比對」的情況，要下如此肯定而明確的判斷：「今尋其本，乃出五卷《密迹力士經》中，從第四卷初第四紙五言偈後第五行第五字下生起，至第五卷末，文句全同。」、「即是《舊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別出流行，初加證信序，及取第二會初緣起置之於首。」其實是他們翻閱無數經本後的成果，如此細緻的為學態度，十分值得效法。

(三) 古代佛典目錄學家將「抄原典類別生經」視同一般譯本，肯定其價值，但對「抄譯本類別生經」，則不甚重視，此種觀念值得商榷，給人有「遠來和尚會念經」的感覺。其實，「抄原典類別生經」中，固然有重要的譯本，如《大智度論一百卷》，但也有瑕疵品，如《道行經

²¹ 見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三》(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大正藏 55冊 625頁。

一卷》、《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五卷》，倘若良莠不分，一概肯定，並不合理。

（四）典型的「抄譯本類別生經」，是指「重複出現的經本」，所以應該刪除，不值得重視；但對「類書型」的別生經，也採取「若寫藏經，隨情取捨」的敷衍態度，其實不妥；就今人而言，「類書」具有方便查閱的實用功能，而且其中保留許多已經亡佚的典籍，例如《經律異相五十卷》之中，即有一百四十餘種已佚的典籍倖存於中²²，如此珍貴的文獻資料，如果任其自生自滅，豈不可惜？

參考書目

專著

- 明佺（唐），《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大正藏 55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法經（隋），《眾經目錄》，大正藏 55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彥琮（隋），《眾經目錄》，大正藏 55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智昇（唐），《開元釋教錄》，大正藏 55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費長房（隋），《歷代三寶紀》，大正藏 s49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義淨譯（唐），《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大正藏 24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道宣（唐），《大唐內典錄》，大正藏 55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僧祐（梁），《出三藏記集》，大正藏 55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靜泰（唐），《眾經目錄》，大正藏 55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²²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經律異相」條，211 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針對佛典目錄中的別生經作目錄學考訂，全文先概述佛典目錄登錄別生經的概況，而後分「抄原典類別生經」、「抄譯本類別生經」兩類，針對佛經傳譯過程中，陸續譯寫進入中土的經典及大本漢譯佛經輾轉撮要別抄的情形，加以考察。全文體系簡明，論述清晰，比對細密，思考周延，其結論有佛典目錄學上的參考價值。但是，綜觀全文，仍存在學術上的三大缺憾：1. 註解不符學術規格，引用目錄與書均未註明版本。2. 除本文所做《道行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大智度論》等經典之目錄考訂外，作者可以思考全面清理佛典之別生經，加以歸納，以勾勒佛經目錄在歷代存在的現象，提供學術上完整的思考。3. 作者考察「別生經」概況只處理至隋唐，隋唐以下佛經目錄如宋《天聖釋教總錄》、《景祐新修法寶錄》、元《法寶勘同錄》、明《大明釋教彙目》……等，均未能系統梳理。即以「別生經」為論，仍有欠周全。

第二位審查人：

本論文以佛經目錄中的別生經為研究主題，考證頗詳，自有價值，應予肯定。然有以下疑問……華嚴經，通常有三譯：如40卷者，習稱《四十華嚴》、60卷者，習稱《六十華嚴》、80卷者，習稱《八十華嚴》，而所謂舊譯華嚴經，當指其中《六十華嚴》而言，宜予說明。……提及有關《攝大乘論》時：「由於本論和釋論，分別有三個重譯本，不論書名或譯人都有重疊之處，因此容易造成差錯。」通常譯經或注疏，凡有重覆處都依玄奘譯為主。此處有關本論和釋論，都有玄奘譯及其釋論，不妨加以申明，或更明確。……文中所言：「《大智度論》但也有瑕疵……」，所謂「瑕疵」何所指？有何根據？宜加註說明之。總之，本論文考證頗翔，用力亦劬。並在獨抒己見中，亦能言之成理。